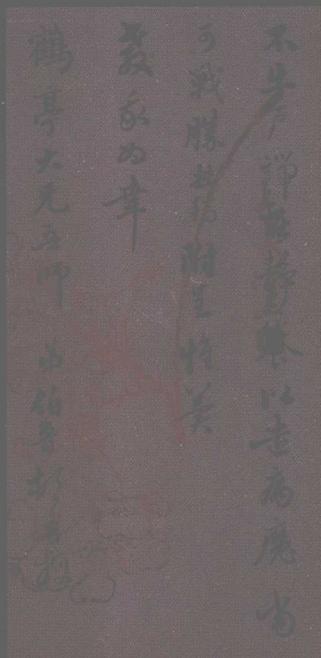


# 冒廣生友朋書札



卷之三

卷之三

# 冒廣生友朋書札

上海博物館圖書館 編

上海書畫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冒廣生友朋書札 / 上海博物館圖書館編. —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9.12

ISBN 978 - 7 - 5479 - 0016 - 1

I. ①冒… II. ①上… III. ①冒廣生(1873～1959)  
—書信集 IV. K825.6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9) 第 227114 號

---

## 冒廣生友朋書札

上海博物館圖書館 編

---

釋 文 余彥焱 柳向春

校 訂 吳 格

統 籌 唐友波 王立翔

責任編輯 茅子良

封面設計 王 崚

技術編輯 錢勤毅

---

出版發行  上海書畫出版社

地址 上海市延安西路 593 號 200050

網址 [www.shshuhua.com](http://www.shshuhua.com)

E-mail [shcpph@online.sh.cn](mailto:shcpph@online.sh.cn)

印刷 上海市印刷十廠有限公司

經銷 各地新華書店

開本 787 × 1092 1/16

印張 26.75 字數 200 千字 插頁 8

版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0,001 - 1,500

---

書號 ISBN 978 - 7 - 5479 - 0016 - 1

定價 98.00 元

若有印刷、裝訂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廠聯系

# 序

2009年，是著名學者、詩人冒廣生（鶴亭）先生逝世五十周年，我們以《冒廣生友朋書札》的出版，作為對冒老的紀念。

鶴亭先生親歷清朝、民國、新中國，在學壇、詩壇素享盛譽，在知識界、政界多友朋故交，道德文章廣受推崇，其傳世著作以及傳奇一生中的高風亮節、人格魅力，均是留給後人的精神財富。

傳冒氏出自元末蒙古族，有一支流寓蘇北，占籍如皋，是即為鶴亭先生家族本原。先生曾著《蒙古源流考》，刻“成吉思汗子孫”印章，以為紀念。冒氏家族歷來人才輩出，明末清初的冒襄（辟疆），以才藝卓絕、民族氣節高尚飲譽歷史。先生字鶴亭，即是仰慕冒辟疆隱居架亭、與鶴同棲，“足不履清地”、不做清朝臣的民族氣節。先生于清同治十二年農曆三月十五日出生在廣州，恰與冒辟疆生日相同，故道德文章每以這位冒姓先賢為楷模。

鶴亭先生家學淵源，幼時即有神童之譽，十七歲中秀才，二十二歲中舉人，二十歲以前即有詩名，後又有“海內古文家”稱譽。先生著述宏富，早年以文學知名，中年做了大量文獻整理、保護工作，晚年潛心於學術研究，鑽研經、史、子學及校勘、詞曲之學，其中，又以詞學貢獻最為突出。

鶴亭先生收藏亦富，其藏品有不少是與他本人或家族相關的文物，又有友朋將相關資料蒐求捐贈，內容上大多與冒氏家族的歷史、文化相關。這對我們今天研究冒姓文化，並通過這項研究瞭解明清以來文化人的種種經歷、審美情趣皆大有裨益。

先生晚年寓居上海，潛心著述，1950年受聘為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特約

顧問。1959年先生去世後，家屬遵照遺願，於1961年，由冒懷申（梅引）牽頭，經全體家屬商議，將家藏文物九百餘件悉數捐獻給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由上海博物館保存。其中，除了鶴亭先生手稿，更有冒襄手書卷軸及明清書畫大家文徵明、王穉登、八大山人、高鳳翰、吳昌碩等的作品，以及善本古籍、名家書札等等。這批文物、文獻資料，大多具重要價值，彌足珍貴。

上海博物館作為國家文物收藏保護機構，對於所藏文物資料，除妥善保護外，並有適時整理、展示之舉。1989年，鶴亭先生逝世三十周年，上海博物館在冒氏家屬捐獻之物中選取約百件文物，舉辦了特別展覽會，以作紀念。鶴亭先生逝世四十周年之際，上海博物館正值新館開館不久，事業高潮迭起，曾邀請冒氏族人來館相聚，聽取意見建議。當時，馬承源館長對此事非常重視，汪慶正副館長在接待會上代表館方再次感謝冒氏家族對文博工作的支持，並介紹了新館業務發展概況，包括對冒氏文獻整理的計劃。分管保管部、圖書館工作的李朝遠副館長，詳細介紹了上海博物館對於冒氏文物文獻資料的保護與整理，包括文獻專業後備人才的培養，出版計劃的實施等。當時採納了冒懷蘇先生的建議：鑑於鶴亭先生社會交往頻繁，與名人學者往來信札極為豐富，所含歷史價值、學術價值非常珍貴，故先從鶴亭先生師友手札做起，具體落實了人員分工和進度計劃。在上海博物館圖書館同仁的努力和冒氏家人的關心幫助下，積十年之功，終於完成了這項意義非凡的整理工作。

上海博物館有今天的規模、影響，上海文物博物館事業有今天的發展，有賴於社會的支持和關心、宣傳。借《冒廣生友朋書札》出版的機會，我們紀念冒老，紀念所有為文物博物館事業作過貢獻的前輩；感謝冒氏家屬，也感謝所有為繁榮文化事業作出貢獻的人士與團體！我們將積極保護、加緊整理包括冒鶴亭文物文獻在內的珍貴文化遺產，使文物博物館事業持續發展，使社會、民衆共享精神遺產。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副主任

陳燮君

上海博物館館長

2009年7月

# 前　　言

冒廣生(1873—1959)，字鶴亭、鶴汀，號疚齋、疚翁、小三吾亭長，別署甌隱、鈍宦，室名小三吾亭。江蘇如皋人。光緒二十年(1894)舉人。冒氏精校讎、詩詞曲之學，是著名的古典文學研究學者和詩人。曾任清刑部、農工商部郎中，民國政府財政部顧問，《廣東通志》總纂及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特約顧問等職。著有《周易京氏義》、《冒巢民年譜》、《管子集校長編》、《小三吾亭詩》、《小三吾亭文》、《小三吾亭詞》等，輯刻有《如皋冒氏叢書》、《永嘉詩人祠堂叢刻》、《楚州叢書》等。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冒懷辛(鶴老長孫)編纂有《冒鶴亭詞曲論文集》，三孫冒懷蘇編撰有《冒鶴亭先生年譜》。

“冒”姓於通行的《百家姓》和我國早期的譜牒著作《元和姓纂》皆無記錄。遲至明代嘉靖年間，在凌迪知所編《萬姓通譜》和萬曆時夏樹芳所編《奇姓通》兩書中，冒姓纔見列入。鶴亭先生曾著有《蒙古源流考》，因為冒姓先世是蒙古人，為元朝脫歡帖木兒的後裔，先生曾刻有“成吉思汗子孫”、“鎮南王後裔”等印章以志紀念。脫歡是元太祖成吉思汗嫡裔，是元世祖忽必烈第九子，封鎮南王於揚州。元朝亡後，族人流寓蘇北，占籍如皋，隨之將姓氏改作“冒”以與漢人習俗相近。但族中亦有認為冒姓非出自脫歡，而應出自脫脫之後的說法。脫脫是元順帝朝重臣，曾主持修訂《遼史》、《金史》和《宋史》。脫脫姓篾兒吉特，其中的“吉特”又譯作“乞顏惕”，《元史》作“却特”。在改為單音節漢姓時，就取與“篾”音相近的“冒”作為新的姓氏。關於如皋冒氏是否源自元末蒙古族和究竟出於誰人之後的問題，冒氏族中並未形成一致的意見(詳見冒氏家族文化研究會所出特刊《萬卷樓》)。

冒氏家族歷來人才輩出，如明末的冒襄，字辟疆，曾與方以智、陳貞慧、侯方

域四人並稱爲“四公子”。冒襄十歲就能賦詩，且善書畫，是當時有名的學者、藝術家。崇禎十五年(1642)，冒襄鄉試副榜，明亡後，清廷多次徵召與修《明史》並舉博學鴻儒試，皆堅辭不受。他隱居架亭，與鶴同棲，自號巢民，表示“足不履清地”。四公子曾聚于金陵，在秦淮河畔日以美酒香姬流連遺興，與如董小宛、李香君、柳如是、顧橫波、卞玉京等名媛多有韻事流傳。孔尚任所作《桃花扇》，即爲演繹曾與冒襄同游的侯方域、李香君愛情故事，而冒襄本人則撰《影梅盦憶語》講述自己與董小宛的情事，均爲傳誦至今的名作。

冒廣生字鶴亭，當是仰慕冒辟疆隱居架亭、與鶴同棲之舉。他于清同治十二年農曆三月十五出生在廣州，恰與冒辟疆生日相同，故而自比爲冒辟疆再世，道德文章上也多以這位冒姓先賢爲楷模。

鶴亭先生幼時即有神童之譽。他七八歲開始作詩屬對，深得長輩賞識。少年時，他的學問多受益於外祖父、著名藏書家和版本目錄學家周星詒。周星詒先生當時落職幽居於姑蘇古城，與學者俞樾、鄭文焯、曹元忠及書畫家吳昌碩、顧麟士等往來，常唱和論藝，爲寄居外祖處的少年鶴亭創造了良好的研習氛圍。鶴亭先生未負厚望，在十七歲上以第一名的成績入學爲諸生，二十二歲時鄉試獲雋成舉人，爲主考讚爲“詩冠通場”。副主考瑞安黃紹第，以其才華超倫，便托人作媒，招爲東牀，一時傳爲美談，人稱“文字姻緣”。

鶴亭在二十歲以前已有詩名，自擬爲清初詩人吳偉業，且學問優良，尤精掌故之學，爲世人所矚目。但其科途却並不順利，數次會試，未能中式。至1902年，八股文考試被廢，改以策論。次年，舉辦了一次經濟特科朝考，張之洞以大學士身份主考。冒鶴亭學貫中西，在應試中引用了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民約論》裏的話，結果被黜落第。

冒鶴亭在刑部、商部做郎中時，曾兼任北京五城學堂史地教習，與林紓(琴南)同事，又以桐城派古文大師吳汝綸爲師，多有請益。吳、林、冒當時有一合影，被詩人陳衍稱作“海內三古文家”。

冒鶴亭年輕時主張變法維新，與康有爲、梁啟超等人志同道合，相互交往。冒、梁早在1896年就已相識。冒鶴亭曾參加康、梁發起的“公車上書”，名列保國

會，還與“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林旭相交（林旭被捕前夕，冒氏不避殺身之禍，還與林相伴至黎明）。梁啟超曾為冒鶴亭所撰《冒巢民先生年譜》作跋，憶及兩人初見時的情形說：“丙申春夏間居上海，始見冒君鶴亭，英姿颯爽，氣咄咄若朝日……問姓氏，審里居，輒憶其先德巢民先生言論行事，而口摹之，而目營之，而心追之。”梁氏後來在《清代學者治學之總成績》一文中，將《冒巢民先生年譜》列為“無一不佳”之類。可見梁啟超對與自己同齡且同樣才華橫溢的冒鶴亭之推重。

1917年，冒鶴亭應聘為北洋政府財政部顧問、農工商部全國經濟調查會會長。未久又任溫州海關監督及外交特派員。其岳家在瑞安，正是溫州的屬縣，冒乃在溫州築“溫語樓”，自號“甌隱”，並整理溫州地方文獻多種，編成專輯，刊印行世。之後，鶴亭又先後奉調鎮江、淮安等關監督，所到之處，無不留意文獻，提倡風雅，如《楚州叢書》就是在此期間輯刊的。

北伐成功後，民國政府定都南京，戴季陶出任考試院長，網羅人才。冒鶴亭因與胡漢民、譚延闔、汪兆銘相交而受推薦任考試委員。抗戰勝利後，鶴亭先生又應聘為國史館纂修，起草了多篇列傳。這期間他寓居南京，與學者柳詒徵、汪辟疆、尹炎武以及于右任、程潛、張繼、陳藹士諸老時有往還。

鶴亭先生晚年寓居上海，專注於著述和研究。時值建國初期，百廢待興，先生生活陷於困窘，陳毅市長得知，即於1950年7月與江庸一起赴延安路模範村先生寓所探視。就在當月，經陳市長安排，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送來聘書，聘先生為特約顧問。1959年春先生晉京，並於6月30日晚晤中央人民政府毛澤東主席，談詩論詞，頗為融洽，先生乃以《疚齋詞論》、《四聲鈞沉》、《宋曲章句》三冊贈呈主席，一時傳為佳話。冒鶴亭乃係學壇名宿，盡人皆知，深受景仰，交往亦多。二十歲以前，其詩文就已馳名文壇，深受讚譽。作為著名學者、社會活動家，鶴亭先生在新舊文人、各派各系中都有許多熟人、朋友。他的處世為人頗類其先祖冒辟疆，品列清流，不管局勢如何變化，他皆超然以待，優游於公卿之間，頗受重於當道。

1959年8月10日，冒鶴亭先生以八十七歲高齡在滬逝世。追悼大會在膠州路萬國殯儀館舉行，由江庸主持，吳湖帆、姚虞琴、王福厂等聯祭。9月27日，

香港各界由易君左、張大千、錢穆等發起，於北角浸信會舉行了追思禮拜。2008年12月8日，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和靜安區文物管理委員會將冒鶴亭先生的故居延安中路模範村22號列為名人名居，加以保護。

綜觀冒鶴亭一生，雖然也在多處為官，但貢獻最大的還是在學術方面。他早年以文學知名，中年做了大量文獻整理、保護工作，晚年潛心於學術研究，鑽研經史子學及詞曲校勘之學，其中又以詞學成就貢獻最為突出（包括早年、中年的詞曲創作與晚年的詞學理論）。先生著述豐富，許多著作出版於新中國建立前，之後尚有不少論著未及出版。鶴亭先生收藏亦富，在北京任職時，時常光顧琉璃廠，去來薰閣等古董店鑒賞、收購文物。在滬時，則與一批古董商及收藏家如龐元濟等常有來往，又收藏了許多名人著作、書信及文物。其藏品有不少是與他本人或家族相關的文物，內容上大多與冒氏家族的歷史、文化相關，這對我們今天研究冒姓文化，並通過這項研究瞭解明清以來文化人的種種經歷、審美情趣皆大有裨益。冒鶴亭收藏的圖書文獻中還有不少善本古籍，但大都是先生生前為學術研究之需而購藏的，並非賞鑒家、掠販家之流，專以孤本名槧驕人。先生去世後，1961年，其家屬遵照老人遺願，由冒氏家族代表冒懷申牽頭，經全體家屬商議，將家藏文物九百餘件悉數捐獻給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現由上海博物館保存。其中，除了冒鶴亭先生自己的手稿，更有冒辟疆手書卷軸和明清著名書畫家文徵明、王穉登、八大山人、高鳳翰、吳昌碩等人的作品，以及印章、硯臺、善本古籍、名家書信等等。這批文物、文獻資料，無論是冒氏家族祖傳抑或由冒鶴亭先生購藏、受贈，大多具有重要價值，彌足珍貴，並且不少都與冒氏歷史相關。

此次整理之友朋手札一套者即為冒氏所捐文物之一。該套手札捐獻時已裝裱成縱二七·七厘米，橫一六·二厘米的冊頁，共計二十二冊，前有佚名所題“師友之貽”四字。全套函札作者共計一百五十二人，六百八十五通，八百七十開，洋洋灑灑，蔚為大觀。這批手札的正式整理工作是從2006年7月開始，因為內容豐富、人數衆多、書寫風格各異，掌故事紛雜，整理頗為不易。從現存各冊來看，原裝裱時已按作者籍貫為之區分，如分別為江蘇、浙江、廣東、河北等，而在每省之下，再依次分作一、二、三、四，成為“江蘇一”、“江蘇二”“浙江一”、“浙江

二”……。但這些顯然並非鶴亭先生友朋書札之全部，按理說還多有散佚。如據先生文孫懷蘇先生生前告知，鶴亭先生曾赴廣東，將一部分廣東籍人士的手札帶去隨身憶讀，不意遺失，內中存有康有為等人的手札，殊為可惜。現存這些信札，多出自名家之手，如俞樾、周星詒、黃紹箕、黃紹第、孫詒讓、林紹、葉衍蘭、梁鼎芬、張元濟、鄭孝胥、曹元忠、吳昌碩、李詳、賽金花等等。在友朋書札中，有不少作者是冒鶴亭祖輩的親友，如俞樾。俞平伯先生曾說：“俞、冒兩家有四世的交往。”俞平伯曾祖即是俞曲園。曲園先生與冒鶴亭七外祖周星譽同于道光三十年（1850）中進士，由於世誼、年誼，冒、俞兩家常相往來。冒鶴亭青年時，常常往返春在堂，向俞老先生請益。冒氏在《謁曲園先生墓》詩中寫道：“憶昔馬醫巷，頻頻道履占。有求聲必應，請益語恒謙。後死吾多愧，通儒世所瞻。長松風四起，猶若待蒼鸞。”（見《小三吾亭詩》卷十五）俞樾是鶴亭祖輩友人，長鶴亭五十二歲，但對鶴亭態度非常懇切，體現出老人對於後輩的關懷與期望。老先生還曾為鶴亭書寫隸書屏、對聯及行書橫披，加上這批手札，都是這段情誼的珍貴紀念。又如林琴南，他比冒鶴亭年長二十來歲，兩人曾同在京師五城學堂教書，朝夕共事達五年之久，後亦往來不斷，故多書信往返。林琴南以翻譯出名，據不完全統計，竟有一百八十餘種之多，是我國以古文翻譯外國小說第一人，影響極大。林的花鳥畫淡墨薄色，神致生動（晚年居京城，求畫者多以山水內容為主）。林氏曾作一序文，稱與冒鶴亭三十年道德交。又曾為冒作《話荔圖》、《奇女割股圖》及山水多件。兩人曾多次同赴各類宴集、作畫題詩，唱和暢飲。如民國七年（1918），兩人應邀赴沈氏寓所，聽陳君胡琴、張君法曲，時梅蘭芳、程硯秋在座，梅氏度曲二闕，鶴亭則為其《天女散花》劇本題辭。後鶴亭有長七古記此事，林紹亦有專文記之。

此次整理，我們沿用了鶴亭先生自己編定的順序，仍分為二十二冊，盡可能地保持原貌，僅就其中的偶然錯裝進行了適當的調整。文中用字，除了人名字號及齋室用字等保留外，均按出版規範用字予以統一，訛誤錯漏者加括號注明。為了方便讀者瞭解函札的作者，另編《師友之貽》的作者索引和小傳（按音序編次），作為附錄。

研究及整理冒鶴亭先生的收藏和著作是一件十分有意義的事情，此次所整理之函札尤然，以其與民國學術研究、學人生平、師友淵源等方面關係異常密切，為研究冒鶴亭及當時學界情況的第一手資料。此外，有關先生的生平及遺著，如《周易京氏三種》、《蒙古源流年表》、《管子》、《文子》、《韓非子》校記題跋，《疚齋詞論》等等，也亟待後人能作更進一步的研究和整理。

上海博物館圖書館

2009年3月

# 目 錄

序 .....	陳燮君	1
前言 .....		3
一 周星詒 .....		1
二 俞 機 孫詒讓 俞陛雲 黃體立 黃紹箕 黃紹第 .....		21
三 □鳴聲 譚 獻 張景祁 沈曾植 沈曾桐 徐 琪 俞 機 朱福詵 □薇谷 沈祖緜 張元濟 .....		33
四 吳慶坻 吳士鑑 .....		51
五 楊 晨 吳俊卿 孫星華 蔣廷黻 王嶽崧 杜師預 劉紹寬 周錫光 張元濟 汪康年 .....		61
六 張美翊 姚紹書 章 梓 諸宗元 吳用威 .....		73
七 者 齡 .....		89
八 鄭文焯 關普通武 豹隱山人 延 清 成多祿 權毓鼎 俞明震 秦樹聲 □ 瑰 .....		103
九 張英麟 吳重憲 佚 名 何乃瑩 宋伯魯 王乃徵 趙 熙 傅增湘 趙 藩 路朝霖 莫 琦 .....		121
十 吳汝綸 蕭 穆 .....		141
十一 曾廣鈞 李希聖 程頌萬 易順鼎 易順豫 □ 銳 饒智元 成本璞 □皈鶴 袁曼之 □ 毅 □曾府 余 憨 .....		149

十二	陳寶琛 黃孝紓 張元奇 鄭孝胥 陳 衍 林 旭 梁鴻志	165
十三	葉衍蘭 楊 頤 梁鼎芬 曾習經 李綺青 伍銓萃 溫 肅 江 瀚 林開蕃 江春霖 林 旭 林 紹	177
十四	潘飛聲 沈宗琦 羅惇疋 黃孝覺 汪兆銓 黃映奎 陶爾鉅 王鵬運	
		205
十五	繆荃孫 金武祥 陳如升 翁斌孫 吳郁生 馮煦 孫 健	229
十六	鮑心增 陳慶年 陳祺壽 丁傳靖 費念慈 江 標 董 康 王仁俊 吳翊寅 王文治 □雲沛 孫 雄	245
十七	劉炳照 史悠瑞 呂景端 金 彪 顧麟士	267
十八	陳光憲 □思義 姚鵬圖 阿 檀 陸增煒 孟 森 李 詳 閔爾昌	283
十九	王 存 許月芝 方爾咸 梁 英 章 鉅 □ 泉	299
二十	曹元忠	315
二十一	胡祥鏗 沈恩孚 汪曾武	335
二十二	周家祿 □字之 范當世 范 鐘 范 鏡 王兆芳 □ 錄 洪承祺 洪延祺 陳國璋 □蝶生 沙元炳 靈 照 鄭文煦 賽金花	351
作者索引、小傳(按音序編次)		367
後記		399

—

### 周星詒 一

嵩齡外孫青覽：

去冬得來械並試卷一通，喜女中式，且文筆清剛，才質兼美，不但扛鼎持衡，拾芥可必，且深望以名家傳世也。此女母苦節之報，得爾寧馨，欣快無幾。前月又得女都中寄書，意試作必得手，日盼捷音。及閱紅錄知被落，爲之悒悒。今日又得女初三日上海寄書，欣訖南下，且許我不日東渡，老懷頓爲一快。顧慮行計未決，故強支自作此札，以速女駕。此械發後，日夕盼女一訴十數年積想，及我暮年苦懷也。此十二年中，我兩哭兄，再悼亡，去春哭子，今春哭孫（女舅卒於三月十五日，遺孫夭折，相距一周）。今以六十三歲衰病一夫，旁無姬侍，下無兒孫，膝下僅一寡息、一弱女相依，越中無親無故，一旦溘然，無任後事者。惟日自圖，訖無善策，深望骨肉至戚如女者一商長計耳。魏氏表兄名汝駒，辛卯鄉舉，今年下第後赴其舅祖關西之招矣。我自去年來，衰態日甚，齒髮墮落，行步失度，不任危坐，百事都廢。草草答此，不盡百一。握手不遙，翹佇詳話。

五月初八日外翁已翁書寄。順頌

元祉

致書女母時先爲道及

### 周星詒 二

一、俄、德兩國文字，中人有能譯者否？商之勑介，丐爲時務館中人言及，至要至要。

一、都中《官書局報》及津門官報，可向《時務報》館借觀大略，撮其凡例及目錄字知。且訊向何處買看（若滬上及吳中無之，專看《官書局報》，託附帶一分）。或即託多帶一分寄吳。價若干，即日得信，由此寄交。

一、歸日在上海一品香買玫瑰膏子（甜的）一中瓶（約半斤），勿忘。

一、不出報，專譯書。不延東倭，不譯倭文。專延中國之通英、俄兩國文字者，可翻英、俄、美三國書否？文義不致齟齬否？

一、中外書並印，消場作何辦法（先印中，後及西書，以俟譯成再印）。

一、購買英、美、俄三國需用書籍圖譜，作何寄購？徐雨翁洋務老手，定有成見。

- 一、譯書應先始自何種？茫無頭緒。擬先譯外國專門會中新聞報，何如？
- 一、首譯五金、煤礦、水利諸類書，以趨時好，何如？雨翁現辦礦，必有卓論。
- 一、印局設在蘇州費較省，可否，乞酌之。

### 周星詒 三

昨往訊局中，知海壇已反，是初二日在粵開行。是女當是初一日抵粵，路上定平善，惟不得一字爲念耳。粵寓姑叔安健爲頌。我眠食並善，身體亦好。子紹調辦上杭，係廿七日下札，距臬委祇四日。我代子紹通報文是廿八日，及初三、四發訖。今寂然無聞，日歷一旬，當無改委之事矣。我以訪聞此間子僅五六萬，難出入相抵，再四籌思，祇得變計籌歸，與女母另籌別計。昨已書致子紹，告以七月初旬擬作吳行，如有要事，電報急呼，朝得夕發，想可允許，俟得復後再定計耳。女約何日返吳？寓中乏人，宜早歸爲屬。行日務函告我。草此，順頌

元祉

外翁已翁拜

姑叔處道候

五月初七日

### 周星詒 四

松孫覽：

得鳳女初二日粵中書，知于朔日香港啟碇，計初七、八日當可抵吳矣。往來僕僕，不致辛勞否，足腫已消否，胃納差勝否，精神復元否，均以爲念。今日海琛到，未得手書，頗懸懸也。我公事已算告竣，柏台新下子紹札，抄寄閱之可知矣（廿八日到），女可作一啟謝謝。福州守胡鼎臣太守自五月望日招談後，越日即答謁，于廿五日已將奉飭訊追緣由詳復，申言我子孫俱無，家產盡絕，不知制帥或據以奏咨否，已託子式屬幕府留意矣。子紹致彙書，已云“任我回吳，有事再來”，本不妨即行，以伏暑正酷，緩至秋初，大約七月望先後必啟行也。屆時當以電寄通知，女但到上海輪船馬頭等我，我當在船候也。但慮女岳過蘇，或將拉女來閩看卷，並料量諸事。萬一有此，可電寄告我，或留以候耳。女岳六年之差，雖命運之佳，亦未始非制義熟習之效。女文已成，明年雖令不用功，亦可望中。但試作必以“機圓調熟、法密神完”八字，較易動目驚人，文入妙來無過熟，務乘此暇日，少致功焉。又女書法，近來點翰林儘足，而不能入十本。我深期女明年中式問鼎，大卷白摺，尤宜專力。此時萬事閑置，以必中必問鼎爲身心性命大事。女正青年，得意後四部之學，儘可從容執業成家，此時暫置爲屬，千萬切盼。我起居安善，長幼俱可紓念。不過四旬，即相見矣。寓中大小自必平安。昨得許子林書，善祥去年利已匯到，除付陸利（四十二元十錢），又還三月初向祥利借款，先後共支四百五十元外，並息亦清訖，尚存三百七十餘元，存永豐生息。可稟女母，家用短缺，即向支用可也。我在此間至節老處快談，蘭隱、俊孫亦時來，頗不寂寂。

入伏漸熱，早夜較涼于蘇、紹，故頗與體宜。匆匆不盡，此頌

侍祉

外翁已翁六月十四日拜

母、舅母俱好，女夫人及小女健壯。

再，厚老函中，可為節老力屬，自後諸懇其代為招呼。如弟畜我者，此字即寄之亦可（節之來條也）。據云其年內有銀匯歸，屬其代存。渠典及錢莊字號我都忘之，可一訊。西峰書可即送子林轉寄，見雲乳可為致。來書收到，七月必歸。

《魯春秋》可檢寄節之。渠頃回字，寄去子林，代存永豐莊（存在祥利摺上，故不能交與自支）。善祥去年官利計本四百一十元零，又子金。另家中需用可向提，已函及矣。如即赴皋，但留一百五十元備我用，餘儘提可也。

再，昨知府詳邊帥，已據以咨部及咨浙洎豫撫矣。現託人向善後局中抄稿，以此件已行臬司，則善後必有也。得後當再函知。意函屬厚老託本籍出結耳，近可為我先致一函與之，告以事已罷了，秋初可反云云。案經分咨，從此不更有傳訊事，七月準歸無疑。頓首。

又三月間，汪穰卿談及農學，擬就通泰試辦，以田腴價廉也。羅氏素客江北，諳其土風，論所本也。今我家既欲居皋，我近看《時務報》、《萬國公報》，極言中土農桑之利，十未盡一，若培植之，利增十倍云云。我籌一策，似可必行。《農會報》此間不能零購，女可購有之，且與會中通書，以為後糾集計。切切。

## 周星詒 五

松孫覽：

昨得二十日寄函，均悉。此間十四、五日曾寄兩函，計二十日先都應收到，信中未及，殊以為注。柏台札行業抄寄，想覽悉。此是有人妬子紹優差，賄通督胥房稟請示，及督批云云，故只得以代備副詳行司，非于我有挑剔，故含糊其詞，俾可申覆。福守胡鼎臣太守已為上詳，督得詳即手批速辦。昨得子式及臬署書房中人（即祿之叔）通知，已分咨戶部、浙、豫矣。來條並節老來條附去。盧慶雲竟不請開復，不知何厚于我也。此二條，女可代我函託厚堂。山陰奉文後可求其代為招呼，出具印結詳復，並招呼院房趕緊咨閩。應費若干，示知即寄去。又豫撫劉中丞，亦厚老滇中至交，亦並託其一函諭，託以查祥符並無此姓，家業素係寄藉云云。若得兩處咨復，閩中據以出奏，案經三宥，部中亦難挑剔也。此是堂堂正正辦法，若厚老似不能辭。我意女岳試後，面懇督、臬（不知九月李臬到否），以因病取保，借一姓名而無其人者具狀保出，將來即可由地保具報病故矣。後來倘不提及，聽之可也。此次實係張運生、秦炳直借我為題，以下盧守之石。在尋常無怨無仇者，決不由此等刻薄公事也。函中云云及致子紹函，未可冒昧，故子紹書未交祿寄。子紹是我卵翼及今，非祿小兒無識之比。況渠前致祿書，已有“外祖儘可回蘇清理各事”之親筆云云，何必再為此絮絮也。其人我知之甚深，特愚耳，斷不致如傳老子云云。其中情節，我並知之。計